

心靈驛站

■陳根生

黃夜悲憫

有的人走了就走了，有的人走了卻依然鮮活在人間。母親漸行漸遠了，她的一些事反而越發清晰地浮上我的腦際。那是1996年6月的一天深夜，小區裡靜悄悄的。我正做着夢，突然聽到一聲吼叫，我一下驚醒，連忙打開床頭燈。只見母親披衣站在陽台上，神色凝重，有點氣喘，揮手道：「燈全打開！」我一抬頭，時針正指向一點半。

母親說，她一覺醒來，發現房裡有個人影；她眨了眨眼再看，人影正四處張望，中等身材，一身黑衣褲。母親說，她故意翻了個身，裝作呼呼睡去。黑衣褲馬上有警覺，一步一步退回客廳。突然母親一聲吼叫：「怎麼還不睡！還在做什麼？」黑衣褲驚慌失措，轉身上了我書房窗台，從來路返回倉皇逃走。母親驚魂未定地向我敘述了這一切，我跑去我書桌上果然留下個大腳印，更嚇得我毛骨悚然。

我們家住三樓，兩間臥室朝南，母親住東間，我們夫妻住西間，南面有陽台相通。母親雖是80多歲老人，但頭腦冷靜，她憑着豐富的生存經驗，採取了「一靜二動三吼」的攻略，成功地化解了已經降臨的災難。她首先按兵不動，麻痺竊賊，繼而弄出點動靜驚動竊賊，讓他離開房間，然後出其不意突然一聲吼，母親說她這一吼，一是喊醒家人，二是吼給竊賊聽，讓他趕快趁時間逃走。善良的母親一貫認為，竊賊進門目標是物不是人，竊賊只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會行兇，所以能讓他逃走應該盡量讓他逃走。母親這一吼太及時了，太理性了！如果她一發現人影就魯莽地立刻叫起來，說不定竊賊一步就撲上去，掐死這個身材矮小毫無反抗能力的老人他不費吹灰之力，然後來對付兩個五、六十歲的半大老人，我們夫妻兩個豈是他的對手？……後果不堪設想。

然而不堪設想的事還是時有發生，想起來我都感到後怕。就在我家這事之前沒幾天，西門外發生了一起血案，震動全城。慣偷「小花魚」深夜進入一戶人家行竊，戶主發現後從後面上去攔腰一抱，矛盾激化了，緊接着悲劇也發生了，「小花魚」掙扎未脫趁勢向後猛地一刀，戶主倒下去了，兒子驚醒了再上去，「小花魚」又是一刀，這倒在血泊中的少年就是我們學校的一名升旗手，一個非常優秀的高三學生。事後全城人都紛紛惋惜，我們家在議論這事時母親說，這事錯就錯在老子不問三七二十一上去硬拚，不拚該盡量不拚，對雙方都好；反正都是深夜摸黑，你在自己家裡裡情熱熟，白白地把自己的優勢丟了，怎麼就不懂得珍惜生命呢？……太可惜，太可惜，母親邊搖頭嘆息。想起幾天前電視新聞反覆報道西門血案，那屋裡搏鬥留下的斑斑血跡，我頓時不寒而慄。

夜風颯颯，夜涼如水。「好了，去睡吧，明天還要上班呢。」母親催促我們，可我們夫妻倆直到此刻還是心兒砰砰跳。我實在佩服母親的沉着機智，悲憫情懷。母親苦了一輩子，但她說還有比她更苦的人，她有一腔悲天憫人的情懷。

就說母親這一吼功德莫大焉，首先挽救了竊賊，讓他懸崖勒馬終止了犯罪，同時又拯救了我們一家免遭傷害，毫髮無損；否則，母親說像「小花魚」，他先殺人，日後人再殺他，三條命不都是爹媽一口一口餵大的……這一次事發在母親84歲那年，這是她老人家的智慧和母性在耄耋之年又一次燦爛閃光，讓我們做子女的永遠地感激她、懷念她。



■感恩母愛。 網上圖片

歷史空間

褒姒之靈與肉

■劉誠龍

褒姒坐在寶馬車裡並沒哭，當然也沒笑。一個棚戶區裡長大的女孩子，嫁入豪門，老公年紀大一些，相貌醜一些，都將被富貴這一俊給遮了，老公是金龜婿，妳還要哭，就沒理由了。在婚戀市場，身材俊，才華優，歷來都輸給富貴一俊。縱使褒姒年紀小，純潔度高，也禁不住過來人爹爹之教——嫁過去就享成，哪來的好事？何況女孩進入社會現比老一輩更快——婚戀最現實的社會是：寧可在寶馬車裡哭，也不願在自行車上笑——這現實社會，女孩子比誰都更快進入角色。

以門第而論，褒姒當是該坐在自行車上笑的，她是孤兒，養父做點小生意，入冬賣些彈弓，給人打蠟；開春賣些桑葉，給人養蠶，都難賺幾個錢，彈弓小孩子都會做，銷路是問題；桑葉更甚，摘上一天摘一斤，又有多少利潤空間？褒姒收養在如斯小老闆家，生活窘迫，是可想像的。長大了，嫁個註冊金額略多一點的老闆，才是門當戶對。

但褒姒長得好，這就開闢了婚戀的第二路徑。婚戀婚配，路徑蠻多，但主路徑並不多，不過一是門第配，一是財貌配。過去還有一個才相配，說到底，才相配也是財貌配之一種，妳若有才，科舉容易些，中舉了，誰還愁財？才相配，到底是財貌配的炒股版——概率大的真原股與潛力股。現在才換財，幾率少得多了，所以我們很難見到才相配，婚戀才是門第配與財貌配雙軌制居多。褒姒相貌，《東周列國志》形容是：「目秀眉清，唇紅齒白，髮挽烏雲，指排削玉，有如花如月之容」，誰見誰魂飛，誰見誰魂落，魚兒沉底，雁兒雁落地，後來周幽王見了，江山都不要，單要美人，周幽王什麼美女沒見過？見了褒姒，三千寵愛集一身，可見何等美。那麼美，自然掩了出身低微，通過美女富有的一條神秘通道，快速抵達豪門門第。褒姒確是通過貌配財這路徑，跨越門第，實現婚姻的。

褒姒長得那麼美，以科學而觀，是試管嬰兒使之優秀。司馬遷描述褒姒出生，非常八卦，說是有兩條龍，在皇宮裡戲耍，遺了一灘黏糊糊的液體，貯藏在盒管裡，「荷請其漿而藏之」，周厲王搞科學實驗，打開盒子看，「漿流於庭，不可除」，周厲王既驚又怕，打發很多美女來做實驗，叫美女們全裸，將這些黏糊糊液體往其體內灌，「厲王使婦人裸而噪之」，其中一位美女就懷孕了，「釀化為玄黿，以入王後宮。後宮之童妾既

配而遭之，既斧而孕」。大家一直對司馬遷敘述歷史人物出生，頗有微詞，老搞八卦新聞。我倒是不這麼看司馬遷，我覺得，司馬遷是很有科學的：褒姒之生，不是男女相擁而構精，只是液體灌注，這就是試管嬰兒嘛，既是試管嬰兒，那其父親多屬精品外鄉人，這就有雜交優勢在；眾多美女一邊「噪之」，這小妾激情被激發起來了，高潮而孕，生出子女優秀一些，是有現代科學根據的。

褒姒雖是周厲王小妾所生，但不是周厲王耕耘所下的種，豪門老闆被戴綠帽，當然氣憤，「無夫而生子，懼而棄之」，周厲王的脾氣史上有名，他小妾害怕，自是當然，還不趕緊丟了？丟在街邊，有個做小生意的，心腸軟，聽得這嬰兒哭得傷心，也就抱了回去收養，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，聞其夜啼，哀而收之」，褒姒的養父將她帶到褒國，這嬰兒就是後來的褒姒了。

褒姒出生高貴，出身低微，過的是窮人家的日子。窮女孩過窮日子，別的好處沒有，卻有一樣好處：可以自由戀愛。大家閨秀，鎖在深閨，是看不到男孩子的；小家碧玉，也養在屋裡，要富貴，哪能跟野小子玩耍？倒是窮家女孩，要扯豬草，要打柴火，要幫着老媽看店子，天天出門，天天容易碰到野小子，村裡小芳自然就容易與村裡的或鄰村的小夥過家家，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當女子懷春，當男子鍾情，兩人私下生出情愫，也是天可憐見。儘管史書沒說褒姒先有過什麼意中人，但我感到，褒姒在嫁給周幽王之前，定然有過愛情，史書不載，不等於不存在。譬如，楊貴妃與壽王有過故事，但到了白居易筆下，楊貴妃嫁給唐玄宗，愛情履歷十分乾淨如一張白紙，楊家有女初長成，就嫁了皇家老漢，哪是那回事？把歷史復原，褒姒曾經有過愛情，更接近真實。

這樣，就可以理解，褒姒到了寶馬車裡，為甚不笑了。她有她的相好，她有她的密約，卻要生生割斷情絲，誰心裡不苦？婚姻市場配是門第配與才貌配，但愛情本質配是感情配，儂情我意，郎意妾情，這才是愛情，只是愛情都是脆弱的，婚姻才是堅硬的，恰如人際是含情的，而市場是無情的，愛情情場多半得讓位於婚姻市場，褒姒得割了感情配，交付財貌配。她在十六七歲，恰是情竇初開向鄰家小夥開之際，得關上自己開的情門，由父母帶着，去敲豪門，「褒人有罪，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。棄女子出於褒，是為褒姒。當幽王三年，王之後宮見而愛之。」褒人有罪？不曉得，曉得的是，褒姒的養父要將褒姒的婚姻換平安，其實性質是顯而易見的。

褒姒換了養父的平安，也換了自己的寶馬，婚車開動，她哪會不回眸？擺過家家的影子，就在前面拍馬。此中苦痛，不能打發，唯有壓抑。褒姒進了洞房，也是木木的，衣也寬，帶也解，紅燭高照，老公在旁邊搔腋窩，她也笑不出來。

女子都有一個兩難：東家男俊，西家男富，女



■褒姒。 網上圖片

子願嫁哪家？多數女子的理想是，願東家宿，西家食。這理想在如今不在話下，嫁入豪門，嫁給老老闆，不妨礙與少年郎度陳倉；但在古代，這卻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夢。周幽王娶了褒姒，四面城牆比長城長，比故宮厚，麻雀都飛不進，老情人進不來，新情人無面見，褒姒慾有奇，情卻無堪，只好悶騷，「當幽王三年，王之後宮見而愛之，生子伯服。」子都生了，那慾不用說，是在床的；褒姒嫁給幽王，三年未嘗笑，那靈也無須他證，是不在場的。

女人做了，男人就賤。周幽王征服了褒姒之內，沒征服褒姒之靈，心老大不甘，汗漫使錢，以博美人一笑，帶着褒姒瘋狂購物，名牌專賣店，褒姒都跟着逛遍，給我買，我就要，但我就是不笑；周幽王花大錢搞文藝晚會，樂工們鳴鐘擊鼓，品竹彈絲，褒姒也都坐A區1號男至尊包廂，欣賞則欣賞，笑依然不笑；請了趙本山，請了潘長江，笑星大聯盟，褒姒還是冷美人，臉若冰霜；周幽王還想了一個富貴人家最愛使用的好法子：燒錢，直接燒錢，妳不笑，我就燒；妳還是不笑，我選燒；燒錢不行，又撕高檔衣帛，褒姒依然冷酷到底。

大家都曉得，褒姒後來笑了。是一個叫號石父的臣子想了辦法，大家都曉得這典故，叫烽火戲諸侯，褒姒看到萬千軍士，螞蟻似的亂竄，比老謀士所拍電影，場面更壯觀而混亂，褒姒就笑起來了。笑得真好看，據說褒姒一笑，有百二十媚媚。

褒姒媚了，周幽沒了。大家便視褒姒為不祥，立論說周國是褒姒亡的，亡國責任，好像得由褒姒一肩挑。

紅顏禍水，此論不足道。但單愛紅顏者，只得其慾，不得其情，僅與肉合，不得靈融，豪門愛情靈肉分離，由此破喪家的，並不少見。得其身，而不得其心，婚姻事業怕是不能雙豐收。

司馬遷說「褒姒不好笑，幽王欲其笑，萬方故不笑」，意思是褒姒笑了，百姓再也笑不笑了。我們從婚姻之靈與肉立論，司馬遷從民與君角度着眼，不能說司馬遷也是女色禍國論者。朝廷命官一切都圍繞美人笑而存在，「幽王欲其笑」，自然是「萬方故不笑」，百姓誰還笑得起來？這話是真的，比我們話題要深刻。

互網閒話

死結

■馮磊

想當年世民殺兄滅弟，最難過的應該是他們的老爹李淵了。一天之間，死去兩個兒子，這種打擊，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。只是，政治鬥爭是無情的。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他沒有選擇的餘地罷了。如今，類似的故事再一次重複上演。太子被廢，李泰不僅沒有任何哀戚的感覺，反而跑到父親身邊，大談如何殺兄讓位。

■陸蘇

大雪

燈火照夜 爐火暖手 再沒有比溫暖更真實 更值得托付終身的了……

此刻

星星上樹 山微微彎腰 花草側身相讓 突然覺得此刻貴重無比 每一片葉子都是不能失去的親人

詩情畫意

星星上樹 蟋蟀唱歌 小狗不放心地跟着 緊跑幾步又回頭等我

《資治通鑑》裡有一段文字，特別有趣：「太子承乾廢，帝欲立玄孫，續亡東宮事，因曰：『我三子，弟，未知所立，吾心亡聊。』即投床，取佩刀自向，無忌等驚，爭抱持，奪刀授晉王，而請帝所欲立。帝曰：『我欲立晉王。』無忌曰：『謹奉詔，異議者斬！』帝顧王曰：『舅許汝矣，宜即謝。』」

太宗晚年，曾立長子承乾為太子。但，中間出了點意外，承乾竟然沉不住氣，效仿老爹，要提前逼父親退位。這其中，固然是他性格使然所致，更可以理解為重重壓力之下的性格分裂使然。古往今來，大凡被立為儲君的，無不頭頂重重壓力。身處權力的漩渦，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一不小心，就有失足成千古遺恨的可能。李承乾就是如此。

此刻

星星上樹 蟋蟀唱歌 小狗不放心地跟着 緊跑幾步又回頭等我